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 第一五九回 得虛實姜成送信 掃巢穴眾寇伏誅

話說姜成、楊志，哄著小六斤兒，把一撮毛以往情由，俱都說出。正然盤問，忽見門裡出來個人，把小六斤一巴掌，打得小六斤往裡飛跑。二公差聽小六斤說這伙人，都有武藝，覺著扎手，不如趁早回河間，稟報大人，再作主意。挑起擔子才要走，只見那人上來，一把揪住楊志搭包。姜成一見，估量著不好，開腳就跑。楊志見姜成跑咧，自己挑著擔子，被人揪住，想走不能。這惡人揪著楊志罵道：「站住罷！」楊志見他這樣，還裝鄉下佬洋說：「大爺，俺大小是個買賣，又沒得罪你老人家，別要罵人。」惡奴說：「別合我裝佯，罵你就算麼？還得打你呢。」惡奴把楊志推搡著，拉進大門去不表。且說姜成見楊志被人揪住，自己撒腳就跑，為是進城報與施大人知道，好派人去拿。不多時跑到河間府，太陽已落。見了大人，把他們以往怎麼訪查，楊志怎麼被人揪住，回了一遍。大人說：「你知道那家姓名麼？」姜成說：「回大人，若問那家姓名，小的不知，瞧他房屋象個富戶。小的就聽小孩子說有好些個人，都在他家居住，個個武藝精通。為首之人，名叫一撮毛兒侯七。手使什麼兵器，怎麼厲害，全都告訴了。才要問他主姓名，就被人聽見，把楊志就揪住了。小的實不知那家姓名，還不知楊志吉凶如何。求大人恩典，早派人去拿。」施公座上一擺手，姜成叩頭起來。施公叫聲：「黃壯士，這是如何拿法？」天霸躬身，口尊：「大人，依小的愚見，還叫姜成引路，小的同關小西、王殿臣、郭起鳳，趁天黑去打聽明白。事情果真，不是小的誇口，任憑他有多少盜寇，管保拿來，明日結案。」施公點頭。

四家好漢，同姜成各帶隨手兵器，出了公館，走到惡人村外，略歇了歇。天霸叫聲：「姜成你頭裡走。」姜成說：「眼前就是。」五個人進了村口不遠，但見房外一溜牆，中間有四扇屏門。門樓以外，掛著斗大燈籠，照得大亮。門口鎖著一條大黑狗，拴在那裡，瞧見人就站起來狂吠。天霸把姜成一拉，邁步頭裡先走。四個人跟著好漢，順牆往北走。走不遠，一拐彎，見一溜對縫磚的風火後沿。天霸叫聲：「眾位，你們在此等著，我先進去打聽一個真實，回來再議。你們不可遠離；但聽有石子響，就是我回來了。」言罷，倒退了幾步，把手一拍，嗖的一聲，躡上後沿，順著瓦壘爬到前坡。但見周圍房舍，瓦窰一樣。此處原是後院。好漢來至房前沿，扒扶著往下探望。

細聽有聲音，聽不大真。挺身又往前行，來至前邊，見各屋點著燈。又聽得下面婦人說：「不好了！張姐，房上有人了。」又聽一婦人說：「大爺，你別大驚小怪的。這兩天貓起秧的時候，是貓在房上，你就亂叫。」天霸聽見此話，借貓為由，「嗷嗷」的叫了兩聲。那婦人說：「你聽何曾不是貓？快端油盞走罷！你沒聽太爺吩咐：今日是他壽日，是個好日子，叫咱把前日偷來的那婦人勸醒，今晚要合房咧！」那一婦人說：「你勸去罷，人家是秀才之妻，就肯嫁他？」好漢聽是偷來的婦人，心中納悶。見那兩個婦人走進屋內，好漢順瓦壘伏下身子，探下頭來，往屋內細聽。這個婦人說：「新娘子你很聰明，為什麼想不開？我們祖七太爺銀錢廣有，奴僕成群。你相從就是一品當家的，豈不勝似那窮酸？」那婦人罵道：「你們這潑婦，要當我是下賤之人，那就認錯了。我告訴你們主人說，殺剛給我個痛快罷，我死了，提防我孫相公丈夫，替我鳴冤。」天霸聽罷，暗說：「原來這家姓祖，偷來的那娘子，定是一撮毛用被窩裏來的孫勝卿之妻。」

看官，這祖七混名大頭目，自幼集上扛糧食出身，一膀子能扛兩條口袋。這集上經紀客人，不敢惹他。後又生訛了一張官帖，量斗尖入平出，客人須得用他的斗量，按加一要錢。又交了一伙大盜，坐地分贓，拿這閒錢交與官吏；衙門內都有看顧，越仗起膽來。閒話不敘。且說天霸又縱步到另屋。屋內祖七說：「那廝你有什麼辯？吊起來打著問他。」正打之間，楊志懷內揣著一件東西，吧嗒掉在地下。眾寇聞聽說：「方才落在地下的是什麼？」家丁拿燈一照，撿起來原是油紙包，用線縫著。把線挑開，拆去油紙，還有一層細紙。打開瞧是張紙，內有一人識字，一念上寫：「太子少保鑲黃旗漢軍倉廠總督世襲鎮海侯施，奉旨欽差仰役立拘鎖拿大案一伙賊一撮毛兒，速赴河間府，當堂聽審。毋得違誤，火速領票。康熙某年某月某日。差捕快：姜成、楊志。」眾寇聽罷，一齊惱怒，有說將公差殺了的，有說還打的。祖七說：「你們沒聽見麼？這票並非府縣州官出的，乃奉旨欽差所派，別當兒戲。」眾寇說：「莫非放了姜成？」祖七說：「也不用放他，暫鎖在空屋，等明旦我到衙門打聽打聽，再議。」家奴立時將楊志鎖在空房。天霸房上看得明白，見家丁回去，趁著無人，飛身下來，擰開鎖進去，將楊志解下來，一同到外邊見了關小西等，各舉兵器齊至惡奴後院，見各屋都吹燈安眠。天霸知道後院是些婦人，直奔前院。眾好漢合公差只得跟著走。縱有狗咬，拿刀一晃，狗見刀夾尾就跑了。僕夫家奴俱是困乏睡著。四家好漢同姜成、楊志走過這道二門，來到前院。西邊有一人出來開門解手，瞧見好漢，忙問：「是誰？」小西低聲說，「老兄弟風緊。」天霸並不言語，緊走幾步，趕上前去，手起刀落，咯吱一聲響，那人栽倒。忙把腦袋砍下，天霸回身，叫聲：「哥們隨我來。」言畢邁步當先。五個人跟著一同進這道門。內中唯有姜成不得主意，欲待不去，又怕被人瞧見了，眼睜睜的見殺了個人，心裡發怔。

且說眾寇打發祖七去安歇，也就睡了。這時盛大跨設睡著，叫聲：「鄭老三，我瞧他酒不沉，如何出去這半會子？聽見咕咚一聲，必是栽倒。」說著即披衣裳下炕。剛出門，哪知天霸早在門旁，揚起刀背，往下一砍。大跨一聲叫：「不好了！」

眾哥們聽見他一嚷，忙上前砍了幾刀，栽倒在地。屋內人全都驚醒過來，好幾個手中都有兵器。頭一個則往外一跑，被地下躺的幾乎絆倒，往前一栽，殿臣拿鐵尺照滑子骨就一下。那人躲過，回手就是一刀。殿臣用鐵尺架住。小西、起鳳各舉兵刃截住。那幾個盜寇一齊出來動手。楊志不知從哪裡找了頂門門，也可就掄起來，單打眾寇滑子骨。就只膽小的姜成，嚇得在黑影裡打戰。盜寇頭兒一撮毛手提銅錘，「撲」的一個箭步，從屋裡就躡到當院，大喝一聲：「哪裡來的小輩？敢在太歲頭上動土！」言罷，照好漢就一錘。天霸一閃，回手一刀。二人戰在一處，不分勝敗。關太、殿臣、起鳳三人，各逞英雄，與眾寇動手，黑夜之間，難辨清白。山東王舉起拐來，照著自己人飛毛腳鄧六大腿上就是一下。「哎喲」一聲，山東王這才瞧出是自己人，心裡一急，漏了空，被小西一刀背，把手腕打脫，「哎喲」一聲，拐子落地。那邊楊志掄起門門，照盜寇腿上，又是一下。只聽「吧！」正打在滑子骨上，「哎喲」一聲躺倒。

小西怕他跑了，連忙幾刀，卸了他兩膀。一寇叫閃電神見風不順，撒腳就跑。哪知楊志早把一道門用石頂上。離門不遠，怎曉黑影裡蹲著個人，只聽「咕咚！」把賊絆倒，楊志趴在那個人身上。這個空心，殿臣趕來，不管一二三，掄鐵尺就打，疼得盜寇叫聲不止，打得楊志身子底下那個賊叫「哎喲！」還有幾名盜寇，都被小西、起鳳拿住，看守不表。單說天霸合一撮毛動手，猛見他用錘磕開自己刀，將身一晃，躡上牆頭。好漢對準盜寇腿上，回頭就是一鏢。盜寇才要邁步上房，只聽「刷」一聲，「哎喲！」咕咚掉下牆來。好漢趕上，連三並四幾刀，一撮毛難以動轉。天霸叫聲：「哥們，快找繩來捆上。」叫人看守，又尋祖七不表。

且說小西叫聲：「哥們，誰帶著火鑪打火，口自們進屋去照照，還有賊人沒有？」楊志答應，立刻打火引著火紙，進房點著燈，搜了搜，只彥八哥一人，也把他上了捆繩，拉到外邊。舉著燈到院內，把眾寇一個個四馬攢蹄綁上；才知道姜成也死了。數了數盜寇，共一口，等天亮解送。且說天霸舉著刀闖進惡人院內，哪知祖大頭早知事不好，嚇得懸樑自盡。天霸拿住一個僕婦追問，說：主人公自盡。好漢不信，親到外屋，果見一人懸樑而死。把管家李鬍子找著，也捆上，帶到外邊。又找偷來的那位婦人，打算把她救出；哪知孫勝卿之妻是個節烈婦人，自覺雖未失身，終無面目見人，夜間得空，早已自盡。

不多時，天已大亮。好漢黃天霸等，把拿的眾寇解到河間府，面見施公差。又將孫相公夫人死節的話回了一遍。賢臣大喜，吩咐升堂，將眾寇帶到堂下追問。眾寇情難推，盡皆招認。又傳孫勝卿到案，將伊妻節烈曉諭一番，叫他回家收屍成殮。吩咐：「知府把眾寇監禁獄中，候本院啟奏皇上，候旨前來，連五林啊等，一齊按律問罪，好與眾官民報仇雪恨。」

知府答應：「謹遵鈞諭。」忙令手下人，把眾寇入監。賢臣見諸事已畢，心中牢記，保舉天霸等功名。忙吩咐：「搭轎，本院

回京。」到底不知何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